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四十五

宋　陳著　撰

題跋

跋童氏子詩集（名之懋字竹詠）

僕不能文而見人論文則喜今老矣世事且大變老師宿儒固已影滅迹熄肩隨朋友與草俱宿亦既八九後生輩又絶口問學彼尋聲之徒憧憧於腥風怪雨中而

琴瑟書册左右誰復一下交哉童氏子之懋固窮食貧栖栖若不堪終日獨於書不釋手至於文則旁通捷出所以懷抱必見嗟乎此為何如時多學而嗜文猶有如此其卓卓且不鄙裒拙屢屢焉以可否請僕非其人也有喜而已何敢他贅一辭然窮而益堅老而益勵固知未可涯也安得親戚故舊皆若人哉撫卷為之三嘆甲甲季春既望丹山陳某書

跋孝門吳子舉瘦藳

瘦藁吳君子舉所作也伍山吳叔度轉致其來意曰慈
溪黄公旣于卷首著語更求一語於子以自信吁余何足
以辱此然聞古之詩三百篇人心天理流動充滿自然
而然有不容禦下逮杜少陵韓昌黎或於其忠愛或於
其事實皆非餘子所可及流而晚唐以瘦為本弊斯極
矣瘦其膚淺之異名乎是以善為詩者學在其中而不
為無益之語今吳君雖自號其詩以瘦而屑於下問凜
若不自足者是亦學也學而不已必將充然有得當自

知其瘦之為獘而余之所望於吳君者又豈在詩而已哉前輩謂歐陽公因作文見道理余曰詩亦然吳君其勉之閼逢涒灘仲冬晦日丹山陳某書

書東坡風雪竹後

大蘇清氣勁節在宇宙間百世之下槩可想見況此畫乃風雪竹乎使人竦然毛髮森洒他固不暇問也强圉大淵獻中和節丹山陳某書

跋天台童氏子飯牛槀

詩至晚唐非古矣然欲至晚唐亦甚難者惟四靈以為
得其緒他人蓋有窮平生心而終莫之詣童氏子以飯
牛槀示清而味和而節人情物意閒髓脉自貫殆晚唐
而非純於晚唐者也叩之則曰吾之詩得之俞默翁默
翁得諸杜少陵信其所由來如此誰復能贅贅一辭惟
有斂衽三嘆而已强圉大淵獻上巳日丹山陳某

跋任東野諸賢墨寶

某生晚於鄉先賢翰墨如忠肅陳公宣猷樓公正肅袁

公端憲沈公得見固多餘則未能盡見也東野任君以所集墨寶示肅襟披閲凡鄉之公卿士大夫者皆在焉用心於此亦勤勤矣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於鄉之人乎況翰墨之有存者乎某為之三嘆其不忘本也其非鄉人者不暇問強圉大淵獻上巳日丹山陳某敬書

書天台陳榆𤕤景參山房圖後

英山陳君名山房以榆𤕤𤕤之為義大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動而不失其性奚其𤕤

動而失焉則收其可後乎蓋人之失常生於動動之失常患於不知收於易有之復之初九曰不遠復君年未為老顧自以桑榆為迫以收為心其將復於不遠而非迷復者也然學無止法老當益懼其君之所取収之桑榆之意歟是可敬也已因贅數語於圖之後亦以自警云强圉大淵獻季春望丹山陳某書

書邑中文盟集後

古者歲時美風俗厚人倫有鄉飲焉無非教也世道降

時乎賜酺所謂教者安在流而八伯八達七賢六逸業於酒生死於酒皆名教罪人至於洛中耆英集方見其典刑禮節有三代氣象又至吕氏鄉約相勸相規相交相恤條畫斯密矣嗚呼鄉飲猶曰待其時耆英集猶曰待其人若鄉約則又奚待而世方聲相撼勢相軋貨利相鶩逐牙距搏噬矛劒攻刺有骨肉所不暇問尚肯為鄉約哉余一日過西山妻之兄趙景文出示一編曰文盟酒以洽其情而不至于亂詩以暢其文而不至于肆

歌曲以樂其綢繆發其感愴而不至于淫褻哀怨淵乎其味其鄉約之餘乎當今之時而有斯舉其于世教關係甚大是雖盟自閭里之近者同志者始未能使一鄉皆會安知不由是焉而聞風皆興起哉余年七十有四矣相去且六十里而遙無從嵩月飲然有契於心矣雖不與猶與也因書所以敬慕之意併所欲言者相諗丁亥立秋陳某書

書柴張父厓草帖號梅庵

字莫草於王右軍自是而草或至於顛詩莫怪于玉川子自是而怪或至于狂柴張文其甚焉者也所録似汪仲容名度汪村人文數紙幾與腐草敗葉同歸唐溪袁氏子掇拾裒演置諸牕几間客至則出為清玩他日袖以示余其詩如枯梅出竹古藤掛樹其字如飛猱弄險遊絲舞空其交如葛天民白玉蟾固散人之靡乎及賦喜容泉詩意若不滿於西山真先生者或有由而然也吁前人法言妙墨散落人間炳日星而相金玉開其路而來之充棟

汙牛無難也張父之遇其市駿骨之意歟于是信袁氏子為善於好古歲者雍困敦陬月丹霞陳某書

書新昌杜黃山王心月騷壇集後

地因人重重則名隨之堯山舜井不可尚矣嚴子陵以高節名灘鄭康成以行義名鄉陶淵明以清曠名石古迄今若是者滿天下王心月家杜黃山欲祠杜工部黃太史以實其山之名名必以實吾謂山稱杜黃昔或自有二姓居此者工部太史有知必不肯如王安石爭墩

祠之將吐矣然心月拳敬二詩宗是志於詩良切自今而後能追其風雨馳騁焉則此山當有易名王山者又何必借古人為重哉於其來訪輒書所見為謝著雍困敦孟春望日丹霞陳基書

書道士貝鶴隱詩集

貝鶴隱隱于黃冠而詩其隱之本趣也出古入今感新懷舊若將宇宙與風月雲烟為家其進未可涯涘世降俗瀉動有障礙故家子弟謀所以脫塵網無所于寄不

歸道則歸釋其流而愈下者則又難言而道視他歸于儒爲最近而况於志於詩乎然則鶴隱非徒道家流也賀季真善屬辭片紙纔十數字世即傳以爲寶稱明出奇險語雖劉師復侯喜擅詩聲伏不敢吐氣吁詩如二人可矣於鶴隱有望焉他日爲之傳爲之序當自有人余老矣姑書此以見其爲先知鶴隱者也本堂老夫七十五歲書

書族弟蒞鷺圖

畫瑞物必麟鳳畫尤物必孔翠楚秀弟不是之取而取鷺以為圖叩其故則曰瑞物吾所不得而見尤物吾得而見而非所見而可取非鷺而何不與華茂者眩色而性其潔也不與塵埃者爭食而分其濯也世遠三代物之生類不得以仁遂而此獨朝夕焉天地之閒江湖之上悠悠濯濯以安全其性分畫固所以見吾意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佘聞其言為之三嘆

書蔣氏族譜後

嗚呼今而後知天理人倫之無世變也蔣氏宗譜於世次必明其本支於墳墓必詳其地理於祭薦必志其時節善矣懼其宗族之汗漫或尊卑失其序而爲之定其名第子弟之苟且或奔走怠其事而爲之籍其歲月計慮周密雖百世可也今之人族未至服盡已視爲行路人葬未至數世已委之爲樵牧地無知者流淫于祭非鬼而祖若宗或敢以妖厲目之於霜露乎奚感甚而五服内其生其死有不相聞一繩以禮有不從長者命繇

髮則有忘等分凶爭者滔滔良可哀也今乃獨條其所當重嚴其所當行而一歸之譜古道庶乎其在蔣氏之後有能自外於此譜者吾不之信嗚呼今而後知天理人倫之無世變也譜之者其後人應和書於譜後者丹霞山人陳某戊子歲書

題盧竹溪主洞真觀石後

處士盧竹溪並家築屋為世所謂道士觀或曰竹溪入道則出儒矣道則老子所謂非常之道余曰道天常也

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安而已奚其儒儒以身任道道與儒有二乎二儒與道自太史公不知道而家分之始此非常一語流弊之極極而至于謂可以乘雲御風騎鶴控鯉吁有是哉竹溪吾徒也處士吾徒退藏之名也託觀以投老娛閒而隱於市則有之謂其入乎彼而出乎此余未之信一日見竹溪諗其何如則矍然而笑顧左右曰果有得吾之心者如此舉手以謝因請記其說已丑閏月朔嵩溪遺老陳某書

跋史芝崖詩

詩以知時亦以知人尚矣世變而下惟杜少陵詩望而可知也否則春風百鳥安知其有今古耶芝崖之詩濯舊來新近中遠淺中深和樂中多有感慨時哉人哉詩云乎哉為之三嘆歲辛卯孟夏六日書于石屋道院嵩溪遺耄陳某書

跋貝菊所詩

吟咏所以自適撚鬚推手徒勞苦耳又安用務此為何

哉雲行水流隨所見自有意態菊所之詩是已此外何言以贊

跋丁氏子詩後

詩尚乎哉情欲真事欲實語欲到音節欲諧以暢不則兒童對偶巧而已痴人說夢妄而已有女懷春幾乎淫我生不辰幾乎謗然聖人猶有取焉以其由中也是故善於詩必不徒巧與妄杜少陵以詩為史是也詩自賈島古道能幾何鳥自井口出猶待一年後方得書從湖

外來之句以足其睽𤔡而下可知已近世陸放翁日課數時吾竊疑焉姑置不敢議今丁氏子以吟槀示有感愴者有即事者有與人賡和者事與識融句與意稱起發人者良多其知世之所病余之所欲言皺謾書諸卷後以諗于當家云

題邑人詩卷

客有詩卷示余讀之為一喟古道散詩日以𦏁而今為甚四靈之波蕩之下也獨航而泝其源者不易得得則

與我心契焉傷今思古濯舊來新其有意於古乎尚勉之哉

本堂集卷四十五

本堂集卷四十六

宋 陳著 撰

題跋

跋戴樂潜詩

封山戴氏家棟宇峥嵘冠蓋出入絃誦聲洋洋也二十年來残山剩水荒烟衰草百年文獻歸之三嘆而已他日其後人袖樂潛居士詩集以示讀之感極而悲因謂

事物變遷安從而此獨完曰他日不暇問惟厥先點墨隻字之遺與身存亡會集成帙將與好事者共之而王玉堂實爲之序玆敢復請贊其不朽吁世之有文而雲散鳥逝者良多守青氊寶古墨洗亦係乎子若孫與表章之者何如人耳昔邵茂誠旣殁得蘇玉堂而詩始名世今樂潛之詩幾於不傳而遇王玉堂亦以名世矣又奚以余言爲哉然亦不敢拂其意故書其槩於卷末

跋董哲卿應鳳自述

余聞鄉有董哲卿常以未見面為欠辱緣王叔寶以其自述示讀之竟則見其人矣叔寶且云其家占萬竹山水佳處門徑洒落草木映帶喜交雅客老不倦然則此又恐不可不見余曰人生欲見者不及見良多今旣以其自述而見其文於叔寶之言而見其趣於其心不於其迹是亦足為歲寒一相識也其為復於哲卿

題學子吳應奎文可遊山紀勝

吳應奎襟懷洒落與東涪山水有緣杖屨到處即入品

題何其清而新美而暢也環百里間已成紀勝巨編使獲如古太史公者行天下其止於詩而已乎年事未為老尚其勉之以副余愛助之心歲癸巳四月朔八十歲老夫陳某書

書金壇湯宰書

金壇湯宰名維祺號復齋宋德祐末宰嵊縣甚有政績既而天下大亂辟于晦溪畢祥鄉家亦嘗到家間數宿今别十七年而六年書方到雖繼於癸巳收書後一日

復其書又未知何日可達也為之惘然

題道統三書後

韓文公謂吾道之統孟子死不得其傳孰知至周子而後又大光明有太極圖通書西銘在焉全體大用與九經表裏學不知此非學也而未易言也然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非學者分外事二程子一出便欲學聖人其知此歟暇日因會朱子所注三書為一編吾耄矣兒曹尚敬之哉歲昭陽大荒落季夏丙午書于交翠窓

跋趙宗髙嵩詩

趙秋汀之子嵩宗髙自號鈍壽一日袖巨軸示展視之里名勝發揮鈍壽精義與家傳能詩甚至余不及識秋汀而識鈍壽而詩則未及見然鈍壽之謂豈特為詩哉敢以其大者勉嵩溪遺老陳某書

書胡純伯正叔二生字說後

剡胡應之余畏友也一日造其家出二子拜左右立誦書屬對非常兒比問其名皆八歳而未名應之以屬余

為名之以師純師正欲其師程子也既而其從兄子長援泰山先生孫復字明復例字師純以純伯師正以正仲距今二十有二載一日來訪冠屨深衣以前其貌如古罍洗其言有金石音留從容閒以所學審問纚纚精神睟睟逼人可敬也已世方馳捷徑競聲利視詩書為何物獨喜服初服業相尋于溪山寂莫之濵意其欲有所益也余耄矣無以與子之行矣而家庭有嚴君焉鄉曲有黙翁焉歸而求之有餘師也由是而進進焉對越

純公正公其殆庶乎歲癸巳陽月五日嵩溪遺耄陳某書于文翠窓

書徐醫餘慶堂記後

醫者徐子雲有堂名餘慶一日出王中書紀舒大博跋示余余謂子雲兄醫有聲不自以為能而溯厥先祖父所積曰餘慶然則知此身為慶之餘矣亦盍知今而後至于雲來將又有來于此身之慶則用心于所業當何如哉堂乎堂乎其心之所寄而慶之所由出乎余于是

嘉其能喜其不忘本而勉其為源源無窮地也歲癸巳

良月望嵩溪遺老陳某書

題炳同上人古杭風景圖

少野師有古杭風景圖城郭湖山髣髴萬一余為之恍

然昔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後謂唐之東都門館園囿

與唐共滅而俱亡其懷古之心猶不勝其感慨況余所

身歷而目熟之地於此圖當何如哉閼逢敦牂宿月既

望嵩溪遺老陳某書

書鹵簿小圖後

景德圖天聖記久不在目今而忽有此本不暇較其詳畧而恍然如復見漢官威儀當何如其感慨甲午季夏望日嵩溪遺老陳某書

跋萬壽主僧圓鑑藏朱文公荅潘端叔書

萬壽主禪圓鑑出示朱文公荅潘端叔書拱而讀之肅如也昔妙珣了怡得忠肅陳公有門頌及與明智師辯論二帖宣猷樓公猶為忠肅公之故而為之跋是書自

是吾道中物師乃惓惓如獲至寶佛者尊儒尤為可敬安得而不贊以數語甲午中秋嵩菴陳某書

跋舒舜侯岳祥壽康精舍記

南明董伯和居萬山間自號稼盤且築壽康精舍有圃焉名可姑泉焉名自潔皆取盤谷序中語台舒舜侯比寓彼者久精舍成因以記屬之記成伯和轉以示余曰其為我申其說余以未嘗識其地難為言而素知其人食於山僅足而能自樂其樂者也今其有曰逸樂因其

資而遂雖陶元亮不得為願也然願資之有邪無也亦不可知要知人之出處存乎其人人之樂於隱者雖草衣藿食隨朝夕以謀安焉非其人將富埒丘山亦惟日不足而暇於隱者幾希矣敢筆其言於記之後以諗於伯和他日舜俟聞之必亦以余言為然甲午陽月嵩溪遺菴陳某書

跋范尚書楷逢閬唱和集

尚書范公聞孫庭珪手植其祖逢閬唱和集以示得見

當時人物文章之盛恍乎立羣玉下風衣被奎壁餘輝
不知古為古今為今也然不能不為之感慨請欲襲而
藏文獻家百世之寶有重於此者乎旃蒙恊洽人日里
後學陳基再拜書

跋聞仲和注陸放翁劒南句圖

昔范石翁欲放翁注東坡詩翁難之曰坡詩用事多猶
可註其用意處則有不能盡知辭焉今仲和於放翁詩
註其事甚悉豈徒為事偶設要亦知有意在而無從追

詰非子之有遺餘力也然所以注世自有寶之者矣余觀子精神加於人數等學之大於此者又有望焉彼日斯邁尚勉而身其任哉旃蒙協洽人日嵩溪遺耄陳某書

書張子華所藏錢穆父孫莘老二帖

錢穆父孫莘老墨蹟二紙張子華得之以示今為古罍矣相與感嘆而不自知其為何心也旃蒙協洽孟春旣望本堂老人陳某八十二歲書

書故人孔應得資政遺文

先樞密余故嘗參承矣其嗣子昭孫以其遺文示感涕不覺自流尚忍讀竟其文哉嵩溪遺耄陳杰書

書君壽希崖弊帚集荷屋

人之為詩非苟然也古者歌詩以見人况作詩者乎人焉廋哉鮑謝李杜各自有體非故好異亦惟其人而已君壽之詩和平清純無艱難辛苦態如其人如其人然亦何必矯其非分以為奇哉司馬公自言作詩正是此

意敢以諗于君壽丹霞陳某書

跋黄祖勉所藏董源字叔達南唐後苑使山水圖

黄祖勉跋董源山水圖云脫落凡格特恐是摹本余謂古之真蹟摹為墨本者滔滔有可人意雖摹猶真要在人目中自有可否他奚泥哉此正祖勉言外之意嵩溪遺耄陳某八十二歲書於本堂

跋蘇德淵淼易

夫易至大至神晦菴先生謂看易須識理象數辭未嘗

相離而程傳只說理不及數然大元潛虛或者又病其推象數之過張文饒自謂精於數及其立身行事則文大悖於易惟邵子之學明道先生稱其各有所因而入彼章子厚邢和叔欲師之而邵子知其心術不正辭焉然學易者亦存乎其人而深淺未暇計近慈湖先生有已易今而贅言子之六合亦不外乎已殆欲為已易之疏義乎余耄矣讀其書尚不能終帙欲于此焉有見無能為役也吁闕子明者安知後來無王穆公乎贅言子

子海陵人姓蘇名淼字德淵純篤而老於古學者也四

明陳某書

跋樓攻媿與王粹中諸詩墨蹟

林國器出示所藏攻媿先生所書與王粹中先生諸詩本王氏家百世之寶乃為國器所有人於天地間各有所好惟先賢墨蹟若淡而無味非與賢者遇覆醬瓿者良多今攻媿先生之筆王氏失于世守時異事殊必有難言者猶幸歸之國器得其所矣攻媿先生百世師後

來者恨不得親其典刑得見此筆亦庶幾焉萬一珍襲之不嚴將又墮於渺茫矣敬之哉歲旃蒙協洽嵩溪遺耄陳某書

書内兄舒通叟饋八十書

此内兄舒通叟與余往來絶筆也余癸巳歲始生之旦以饋來而兄以是歲九月十九日病終今見其書當何如其感傷然以兄之厚於余而先余而逝余亦豈久於人世者悲夫歲乙未季夏九日陳某敬書

書趙景文饋八十書

妻之兄趙景文於歳癸巳饋余始生之旦且書與詞以篤其耄而景文是歳九月二十四日已為故人與舒内兄之喪相先後六日耳余之感獨為親鄙乎鄉曲所謂晨星者今已矣夫嗚呼歳乙未季夏九日陳某敬書

題再書戊子所與汪景淵諸詩後

乙未秋與汪景淵别已八載矣忽相話及舊所道語且云此紙燬于數載前欲再書吁余今年八十有二世事

變化於俄頃間可及方來乎為之重感而泪落也重陽

後二日書于交翠窓

本堂集卷四十六

本堂集卷四十七

宋 陳著 撰

題跋

書卓生甫深衣述後

句章卓有立生甫以深衣述見示余謂深衣惟當據經以求合而已至如續衽鉤邊則司馬温公所謂如燕尾有鉤曲裁其傍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掩其不相連之處

此說以為正當又奚以旁引曲泥為哉屢圖再會相諗以決連年衰病猶未之果迺聞歿已兩載矣生甫平生用力于此有足以遺其後庶乎無憾余之生員質疑之記使生甫賫志九泉興言至斯交道謂何歲乙未孟冬攬涕書其手澤之後以歸之與追挽二詩俱前悲夫嵩溪遺耋陳基書

跋史獨善奏議

獨善史公當瑞平更化之初轉對一劄君子小人之辯

言外之意隱而實彰寛而實切也第貳劄及蜀事可謂至論若嘉熙應詔書則明白洞達勁正懇到惜其言不得於其時徒使後來讀之慼至于激嗟何及矣歲乙未孟冬里後學陳某敬書

書王寓菴遺文

余童丱于丈人行聞里有寓菴王公之賢高山仰止今八十三歲矣茲因留其孫得淦家獲見其燬餘偶遺之文于和淵明歸去來辭知其奉親孝於泰庵記知其事

長敬于怡齋記知其友于兄弟于交說于淇緑辯知其與友朋鄉曲無不盡其情人生大節略無虧欠餘如一出一處一語一言動中禮義古之人古之人讀之使人感發誰能起之得與北面列哉知念其祖善傳其家幸而有此孫孫又生子矣寓庵之業其不亡乎歲丙申書于雙桂坊之梅窓嵩溪遺耄陳某書

題晦庵齋居感興詩卷首

文公為後學地可謂深著明切宜端居靜察朝夕不置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終有得矣歲丙申四月朔書于本堂

題劉向說苑卷首

劉向說苑曾子固序之矣其可否已檃括其間學者當有所擇而徒博者失之余因為諸兒書此卷首歲丙申四月朔書于本堂

書李純甫文藁

余少也取友于郡庠之造道齋與純甫李君同舍兄事

之情甚洽後余薄官走四方而君以賦冠計闈上春官不利未幾而聞為地下遊矣吁而止于此耶雖然有文藁在見之者如見其人死猶不死也特余老病因循於宿草之不哭傷如之何感如之何嵩溪遺老陳某書

題文中子

文中子當細味其間格言甚多丙申首夏書以遺子若孫

跋僧德恩所藏鍾子固所畫山谷水仙詩圖後

楞察因子固所作兄弟圖而寫山谷詩水仙花余又因楞察而爲絕江着數字亦以世之情喜新而厭舊而絕江獨知所寶是不能無感焉蓋於世變人情有關也吁歲丙申良月望本堂老人八十三歲書

書史獻父屏石圖銘序後

余昔仕於朝史獻父寄居西湖之西入門立一石如屏自號屏石余與之遊因與石諗稔既而皆東歸石爲人所有獻父眷眷焉見之畫而銘而序而詩觀之而感者

多而余為甚幸而時見獻父屏石儼其在前矣迹為然亦終不能無感然感豈止此一石而已哉丙申良月望嵩溪遺耄陳某書

書四明衣冠感事録後

楊君鵬舉由太學生擢第晚而浮雲視功名掃軌不接外事殆有德而隱於市者歟吾鄉家世忠厚老成典刑月評所歸余雖居百里外未及一面而夙聞其賢兹偶為義不可以筋力者入城君之外孫袁伯長出示所手

抄吾鄉衣冠盛事譜閱之旣信乎所聞之可証科目絶續之交吾黨窮通之機實有關係葢譜存則脉存脉存則雖秦火不能滅然科目今雖未暇舉三代以上人才之盛亦由科目邪養之深者發之茂持之重者出之遲姑盡其在我時來則為之耳所以感厲其氣維持其心以為無窮之地將有大功於吾鄉吾鄉而放之天下亦可者此譜也余固以心見楊君豈不過於面交也哉丙申歲良月廿五日嵩溪遺耄陳某書

跋史景正南有嘉魚樂與賢賦并書事詩

嗚呼彼何人哉並緣宮艷玩弄威權箝天下口不遺餘力猶懼三雍之中有獨立者爲異于是掃破定法捷出濫恩以嘗試之而靡然瀾倒二十年間糜爛其肝腸顛倒其夢想六士以前之正光化而爲光範門下舐鼎之物卓乎史景正獨於公堂所課嘉魚賦與其書事詩明斥而專攻之其鋒鍔嚴於刀鋸斧鉞直以殺身成仁爲己任偃月機深間不容髮是豈於其生也呑聲斃而後

欲戮其尸以為快者比漢之名節有黨焉故有黨錮傳國家三百餘年帝學之涵養成就至矣逮其末造乃無一人為景正黨他日有為獨行傳者非景正誰與歲柔兆涒灘陽月庚子嵩溪遺老陳某書

題天台潘少白 大老續古集

余聞少白不識少白面而識其子行於小萬竹其文氣英英焉因其子知其父而未知其詩一日胡塌幼文來篋有少白詩出入晉宋盛唐晚唐間森然溫然也及閱

其序續古集則欲以唐體爲宗然則唐故多體將宗誰耶若曰晚唐殆不足爲少白浼余雖不能詩不敢評而於少白之詩則曰少白之詩也少白當亦撫掌歲柔兆涒灘暢月四明遺耄陳基書于本堂

書婺賈處士墓誌碑陰名琮字中美

余歸老故山近二周星門外事未嘗問獨念疇昔交天下士今皆雲氷消散自謂江空歲晚無復可人忽婺之賈哲甫來正郡庠日相訪求實獲我心他日出示王文

昌所撰其高大父處士墓誌銘讀之則知淵源深遠如此君子之澤五世哲甫方延洪之雖百世可也尚懋之哉四明遺耄陳某

書陳孔晨隱居圖

歲咸淳丁卯余道金罍見南野翁坐之不礙雲山堂南山去堂十里而近光景變化烟霏空翠苒苒逼人從容而别山之面目之真為我有越八年翁殁余亦老矣他日其子字孔晨者來明一見問故曰堂已改築之南山

中而扁仍舊吁古今事物之變翕忽有無何可旣棟宇末也翁之歿未幾而堂已廢豈初心哉今其子乃能於險阻艱難之際善繼其志且文以世其傳翁爲不亡矣余年八十有四幸而及見故人之有後然方來事未涯其亦勤其修哉四明遺老陳著書

題奉化圖志揭首

奉化爲邑以民皆樂於奉承王化得名其俗尚氣而畏法好義而知分爲士者相勉以力學爲農者相率以務

本然土狹民稠一歲所入不足以贍于是有工者商者漁於海者各業其業以全身保家為重以入孝出弟為常風聲氣習大率近古官於此者平易近民則民德愈厚矣

跋古營蕭節齋良輔所藏三畫帖

李伯時九歌圖

節齋蕭公以古營名閥世臣擁牙纛涖南服詩書福澤融液軍旅閒風清日長他無長嗜唯點墨寸紙有存古

意脉則心與之契而手之不置一日出李伯時九歌圖曰燕楚相望萬里好賢樂善傷今思古本一轍也況屈大夫名塞天壤離騷又與日月爭光幽及鬼神明及人物彷徨感慨反復依戀之狀見之於圖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南方之人有如此者流風遺俗猶有如此者否乎余俛而不荅姑書公之所云云者而已

東坡墨蹟

坡公字畫當時人已寶之在今日當何如哉字畫固可

寶而所以寶之者豈專在是哉公之學自名節入文章特其土苴況於字畫哉忽焉在目凜凜然名節如生則字畫亦真可寶也哉因題于節齋蕭公所藏三帖之後

四明陳基

夏珪山水

古畫以山水為最唐以後或有其存而未必皆真天地間川流山峙千態萬狀固自開闢以至今日尚有見焉孰此為古顧欲從破繒敗楮摸索其髣髴山川能幾何

哉世方趨於耳目之新方溺於貨利自非洒然自得超然自拔誰復事此是則方見其可敬而不見其為僻也節齋蕭公有山水一軸曰此夏珪之筆子以為何如余于此未達獨能以前所自信者復因又進而曰後日有詔趣入發十洲三島閒而江而湖而長淮大河見其漫漶奔放洶風濤而舞蛟龍也由會稽而嵩而岱而大行見其綿亘起伏干雲霄而絡星辰也以行記唫囊收拾光景時一披閱眼界萬里盡在是矣豈不大快公為之

一笑卷畫四明陳其

跋韓君美居仁城西十絶

余讀韓君美城西十絶嶷然喜肅然敬詩云乎哉君抱古學來長鄞幕暇不自休周視城渠水脉疏之瀹之旣而至他山于堰于閘完故立新蓄洩以則識敏而慮長力到而功集民歡頌之是行也有詩焉實而通清而腴浩浩乎生意與水俱行三代井田之時旹風時雨中一言一話亦若是而已彼草妖木怪鹿呦豕嗥駕虛翼僞

於天理人事之外此皆君之詩之罪人也安得如君之真積實踐見之詩而有補觀風者哉若水之原委事之本末有王厚齋序在歲旃蒙協洽人日四明陳棊八十二歲書

題天寧寺主僧可舉羅漢圖後

余入城寄天寧寺主禪直翁手一軸此羅漢圖舒而視之山水林木中人物古怪殆非塵世恍然身入其間坐白雲而來清風也余家隣天台聞山有羅漢古迹飛石

橋空立壁亟秀老矣欠一到今見此足矣然欲指此為
某人筆固已不識至欲指其此為某羅漢某羅漢又安
能識之哉識之者其直翁乎我欲識直翁者也因書所
識於圖之後丁亥季春晦日丹山遺耄陳某

[seal]

本堂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本堂集卷四十八至五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謝雲

本堂集卷四十八

宋　陳著　撰

題跋

跋僧石藏玉羅漢圖

藏玉以龍眠所畫物初所跋十六身羅漢圖求著語余不事佛安識羅漢卷還之則曰羅漢本無實相滿虛空是大方廣寺說著羅漢便是羅漢如何是識如何是不

識才說識便不識龍眠之畫物初之跋亦不過無香之香無色之色遇着便是豈常見其面目之如何耶藏玉左手展圖右手執筆濡墨以授曰便下筆莫蹉過余訝其强不覺大笑噴薄圖畫為之欣舞藏玉曰羅漢見矣因書其語併發羅漢一笑

跋前人所藏金剛經

樓教授所書金剛經真得二王小楷法視之熠熠動人目攻媿先生又以小楷書跋其後可謂兩奇絶而石上

人得之上人清致所蓄書畫皆古雅其一也一物茍珍必有所遇兹則得所歸矣

跋東皐寺主僧知恭百吟集

友山師以倜儻氣瀟洒心棟宇一方風月地鏜鼓鐘体包笠既成付之人而身歸花墅湖之屠蘇與雲遊戲了無任著詩其土苴也且知平生喜寒山子詩故其句意多似之有攜其百吟求著語者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師知寒山者

也此心何心自說且不能說余又奚贅試以轉於友山當一點頭辛卯仲冬

記

清高堂記

余家東堂有竹可愛暇日為賦八句句中有清高二字深等請以名其堂余曰可也然有堂之名必有竹之實實者名之所由出無其實而有其名徒名也況余非好為詩詩以寫余意原其竹之有初而及其竹之方來意

則深矣汝等茍不知勉有如此竹皆拜曰諾因為書其
扁乙酉立夏日

廣福院記

吾州廣福院住持契和舊所接識會閒從容言其院之
故院本五代時寡婦張氏家氏事佛日課法華經甚嚴
俄夢所居地有七僧若胎生蓮華上者益以信嚮漢乾
祐二年僧正仁贊之捨其屋與田為羅漢院有可諗者
七歲專一室修淨行歷四十年牀下地生白蓮花一朶

隨而跏坐入滅湖海騰播院之名以重任者直下世襲宋太平興國九年改賜今額嘉定十三年曰文冏始規革其舊猶未能備嗣則曰宗詮曰善能曰如曰鱗次出力崇奉大士以殿講習大衆以堂管鑰出入以門神天像設齋房庖湢纖悉以具初張氏所捨屋地為基一十二畝六步田止二百八十畝後如日捨一十有二畝黄氏捨五畝俗人徐文炳文煥各捨一十畝契和之來以衣鉢資置五十畝于是田之積為畝至三百六十有七

其概如此惟是負城僧舍罹几燎煽煨爐中巋然全存
或者張氏願力洪深刼火有不能犯是尤可紀自五代
迄今未有所托筆豈非大缺事茲敢以請余曰師之言
即記奚以余言為而三四年間申其請以書者狎至余
于是有不自已于言者井里廢古道散世之齊民有不
暇問其何如閭能禮義以飭其初文獻以詒其後三世
以往希不失矣甚而一世二世大戾其祖若父以自絶
其緒者滔滔皆是彼張氏舉其夫婦子孫之念一歸之

空門余于心固有未契而能使之潔圭祠室香燈梵唄一飯必祝數百年如一日更相樂助培之末艾張氏之見既得之矣今契和且欲詳其本末書以入石則張氏之祠與院相為無窮又將此事始就佛氏家而求如契和者用心亦可謂不忘其本然則所以記者豈特為契和而已固有感于斯云前具官陳著記

竹脩記

友人吳山甫扁其室以竹脩余叩其所以名則曰竹以

自俞脩者其志也予其為之說以達吾志余惟竹之初鞭而萌不能立幹而圍不能以寸地力日以滋根本日以壯其挺拔而出者歲不同至于如椽如杠干雲霄停日月森不可屈雨露濡之不入嵐霧薄之不病寒發發而其膚益堅以澤暑蟲蟲而其陰益清以閟竹之德如此豈一日之積哉不然則叢翳條弱徒以完蚊蚋茈蟲蛇折摧壓抑于饕風虐雪視材之脩者盡亦反其本矣士而有志于學者乾之確乎不拔坤之敬以直內中庸

之强哉矯孔門之所立卓爾皆竹而脩之義靜觀密察深培厚養毋錮乎先入毋必乎速成本而末體而用一以貫之庶乎無媿于竹矣況人靈于物反身而萬理皆備故所用力者則在乎我豈徒竹之謂哉而況道不終窮學無止法進進不已又豈止于竹之脩之謂哉山甫拱而聽曰敢不勉請因其說以為記嵗著雍困敦如月朔丹山陳著書

天寧報恩禪寺記

四明天寧報恩禪寺直郡治西百武而遥基廣一頃三十畝有竒唐大中五年振祖大師創始號國寧宋崇寧二年置為崇寧萬壽政和元年改為天寧萬壽法照大師法源大其規模而燬于建炎惟建隆間郡守錢康憲公億所建鐵塔猶存爾後復興其人其歲月寺更多變譜廢莫詳至紹興七年改額以報恩廣孝是年又改為報恩光孝及今至元丙子可舉承之住持壬午春市火融風煽延奄為煨燼過者諮譆咸謂此剎羅此已矣可

舉奮而誓曰我必復之或嘻其易易因說以廣募助為急者應之曰役甚大用甚浩固知其難以自足泥然倚諸人者或僨望諸人者吾軼吾信吾心吾竭吾力隨所有次第經紀之畢此生而已於是廬尋丈地來其衆于前量所宜任人人勵而無苟偷事事實而無虛泛忘寒暑抗埃壒日有所營月有所建歲有所成積勞十年外門中殿法堂丈室齋坐之宇休息之寮而觀音閣而淨土院庖廩湢溷軒廊序房昔庳者崇昔隘者闢昔

黷黰者爽豁矣至於像設則位置整嚴金碧絢爛至于梵貝則時節擊撞音奏洪遠至于自領此寺以來萃件節之餘斥銖累之素增置外庫以舒經費者二田若干畝為粟湖寧海張村庄以裕厨供者三創置句章鄉細石嶴山若干畝以給終歲新蒸者一寺當闤闠包笠所輳有以待之今可矣平章史公弼為大書令額以落其成而記未有所屬書來摭其始末援夙知以請余深嘉其能而不無感慨疇昔鬱攸燬禍化城廓為焦土三之

二以官府之風雷其令郎第之泥沙其用猶未能如意規復間有之亦苟完耳師顧一手盡還其舊而恢拓過之豈徒能也哉余熟之于耳目之接而審其竟成事者有四曰公曰勤曰和曰容惟公故衆數百口上下無扞格惟勤故閱十餘年始終無間斷惟和故千萬人之役皆樂于趨事以恬以熙而無一指之血一跌之虞惟容故振厲以光其前培裒以豐其後皆得于不動聲色之中然則師不幸遇寺之大變而寺之遇師則大幸矣世之

興起已壞之業有能如師之傑然者乎使世之人皆如師之用心天下事有不可辦者乎吁佛氏之道本空觀師之見于應世功用乃無毫髮非實空非余所知實則余能言之于是乎書師自號直翁云具官陳著記

雪竇山資聖禪寺記

雪竇山秀甲四明正峯昂首下視臂左右引寬抱百頃平麓之陽資聖禪寺宅焉山出二水交于寺西南隅戢險噀怒瀉峭舞空俯之以納奇觀有飛雪亭匯支澗而

池環池植美花佳木闢其拗延覽風月有錦鏡橋徑而北陟懸崖縱尋丈許立萬仞表其下羣山紫翠遠近映帶數老松在上多過龍迹築危而闌檻之以壯臨眺有妙高臺寺擅名勝天鏡參錯居者遊者如在半空五雲中盤礴不能去至元庚辰師善來以宿望公選領此寺日以葺歲以營氣象益以宏麗戊子夏四月夜寺災風烈不可撲滅惟衆寮涅盤堂存師曰變酷矣非數可諉秖自引咎然棟宇無常風景故在壞者復興吾責矣即

日西上瀝苦語白之總統所莫不感惻贊勉捷飛公樍
櫼沮撓斸料斂主張之孔力奮然東還誓以必辦特燼
餘茁無費源于是傾篋蓄貿財轉粟鳩梓匠走奴隸抗
焦壒以滌瓦礫拔絶磴以掄屋材神氣勞勩心計乘之
不日而伽藍祠圓通閣香積院倉廩水碓磑成冬而大
佛殿三門方丈成明年而齋堂明軒東西廊成又明年
訖今年冬十月而諸像設而法堂明覺堂而樓舘寮序
湢溷若梵具皆成金碧崢嶸鐘鼓時節紀綱規矩之休

其徒數千指山川草木亦煥煥有新意厥初擢變議者謂非三世四世莫克規復今而三年七越月翕忽變化纖悉備完非他有繆巧也天下事公明立私則踣勇則決懦則貳師以平昔服用之貲棄擲無遺餘以不事筋力之年食息不便安一念之烈貫金石質鬼神人無人心則已有心焉則人必服事非人為則已有人焉則事必濟人百其力事倍其功其速成也固宜東南名刹廢者良多誕不事事者廢猥自營營者廢甚而利其災則

去者廢以此視何如哉寺本唐會昌以前㮣名瀑布咸通八年更名雪竇宋咸平二年更今額以唐慧通禪師為第一祖爾後湖海稱二覺道場以智覺明覺重紹興末燬而復莫詳為誰今師之于此寺不惟復之而又大之矣余家寺之近杖屨去來為數于其成往觀焉師以記請吁世道流易人事廢興觸于中者浩浩乃于佛者流見如師之美蹟是不可不記若其以行道説法為已任則非記寺者所及師郡之象山著姓樊氏子自號石

門年今七十有六相其役者耆舊僧類有勞而始終之者三人允樞宗永如明具官陳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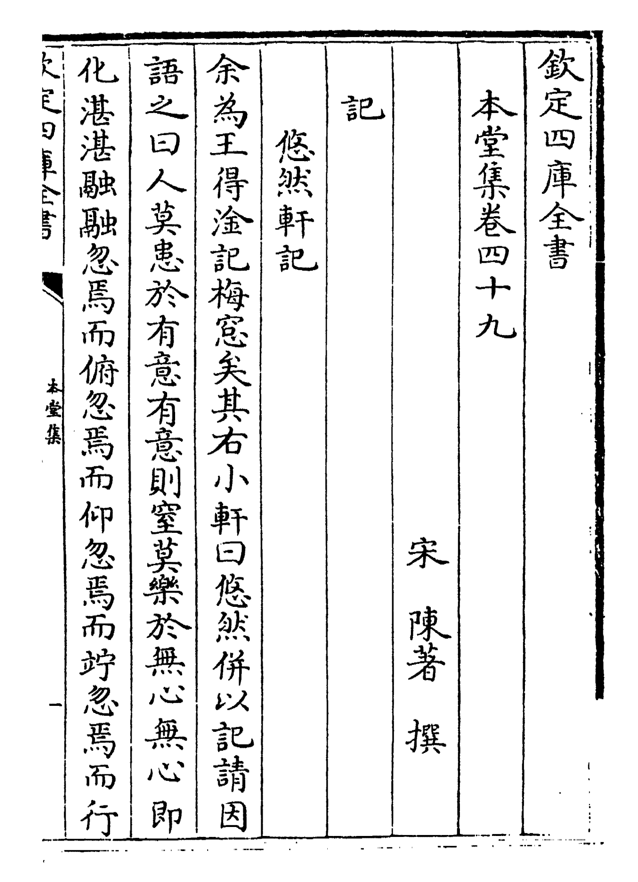
梅窻

梅于植物癯而益勁枯而益竒故其色淡中自韵如古君子其香蔓絶不染富貴脂澤氣其實酸不投甘昔人至以和羮方大用非杜少陵莫敢索笑非林和靖不能以詩寫而世之人不識梅不見梅者類拾人餘唾借以自表揭辱梅甚矣余之離孫王得淦于疎籬荒草間取

孤根手植之因以扁其窓余笑而詰汝嗜梅為色乎胡不取諸牡丹芍藥謂香乎胡不取諸蘭蓝桂菊謂實乎胡不取諸桃李梨栗而獨於梅焉取拱而答曰凡物之香者或無色色者或無實三美具又勁且竒有歳寒操非梅而何取以自況余法家拂士也余聽其言而喜乃歌以賛之曰雪霜之玉以妍之兮而將茹其芳而清之胚雨露之膏以成之兮而將落其華而質之培媚柔穠郁彼紛紛兮此寂寞矯自享于山之顛水之隈而將冠

方山珮飛霞與周旋兮苟初心之不賤有如梅

本堂集卷四十八



本堂集卷四十九

宋 陳著 撰

記

悠然軒記

余為王得淦記梅窓矣其右小軒曰悠然併以記請因語之曰人莫患於有意有意則窒莫樂於無心無心即化湛湛融融忽焉而俯忽焉而仰忽焉而竚忽焉而行

天寬地大心曠神夸不物而適與物遇無我而適與我契者人莫之能喻自亦不能名也世降俗漓憧憧往來役役念慮惟名與利安知有此樂獨淵明於宇宙間了無係累門外南山坐臥飲食固熟見之者而今於采菊之際悠然之處見之於詩山一也而趣不同豈時時焉見所見盼盼焉山其山者比哉而家里之南山之趾而軒受其景摘其詩中之語而扁之可也特年方盛氣方鋭求交者方未能盡謝去視淵明為何如然知所以扁

則趣以動矣顏子坐忘曾點之舞詠則未易到而喜吟

姑自吟入亦惟勇以决其壯靜以虛其舍熟讀淵明詩

以豁達其門户他如明道之傍花隨柳康節之擊壤集

東坡之掛起西窻浪接天等作是皆與造物者遊朝夕

涵泳久當自得得則自有悠然之時此趣難言而不能

無言也後日而固有所得則所言又在悠然之外矣本

堂老人陳著記

奉化縣學記

吾道為天地立心學校為吾道司命有天下國家者所先務而邑於化民最近奉川一邑秀於民為多而諸老先生詩書禮義之澤猶未與流俗瀾倒一變可以近古其機在邑尹歲己丑丁君之來殿謁既覽學宮諸生進而告其故邑之學凡幾更革大成殿則百年之遺彝訓堂儀門左右廊及誠身明善觀光利賓志道率性六齋則十餘年之近所營建舊或玩於未偷新或病於未完尹之心若有不慊者越明年鳩工會梓而補苴而墁甓

而坳堊丹漆之亦可矣而曰未也又明年正文廟門使知有師犲天壽殿使知有尊闢養正堂而小學知有所嚮至於閱以入出於學之西揭以森嚴於學之南南有池池有亭曰絫前衿佩遊息以暘昔所未有而大備於今吏不弛勞民不知役有政化者如此夫闔議屬余述其槩以詔方來且諗於余曰尹為吾道計將以郄孟吾邑而吾籍適成户也而役不吾及賦也而科不吾泛章甫撻掖也而佩珥腰鞬而茅蒲簦笠不吾勞若是士皆

得為今之幸民然心無所用身無所事不蕩而偷者幾希此又幸不幸之幾尹為此懼急於學校可謂知本大厦連雲羣居終日非欲苟便安徒呫畢遠取諸顔孟近取證諸周程朱張誠於心踐於身行於家庭信於宗族鄉黨朋友貴其所自貴樂其所自樂窮途命也有性焉行藏性也有命焉其相與勉旃庶免為學校辱余聞之喜因為果能爾當聯其語於末以堅尹之心以報尹之德咸曰諾故併書之尹襄貢人名濟字既之直而寡敏

而勤廉平而强毅意所欲為不遺餘力而丞王君澤白君琚主簿李君大用皆樂於協助百廢具興學校其一也至元壬辰七月旦

叅前亭記 依謝志較

襄責丁君濟尹奉化以學校為第一義葺舊營新倥偬間顧學前有池池之中可亭藏脩者可遊息然學宮漸完邑之士恊相居多此役又將誰賴壬辰四月朔揖而謀諸長明善齋汪日賓諸而退經工飭材是月己卯亭

成扁以叅前尹意則有在也人之為學所學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篤敬為本吾夫子告子張以此且申以叅前之語今余於諸生宫以居之又為此亭蓋欲其優游涵泳樂其所以學然虚閒之地虚則易放閒則易怠因摘二字以警子張為聖門高弟猶書諸紳諸生自視子張為何如登斯亭也翼翼然若常在目庶乎久而安安而化不自其在忠信篤敬之中而言行為有成否則妄而已如扁何彼南山瀉翠平野輸秀風

清日美蓮淨植而芹藻香天高地下鳶之飛魚之躍各有適不物於物何見非理何著非情亦足以暢吾心而融吾性若山陰之叙情零陵之燕好雲龍山人之鼓琴放鶴則非名亭本意諸生領已進而曰昔子張書紳止於一已此以名亭則與諸生共所以表章夫子之訓淑後學大矣敢以記請尹退然不自居曰於余奚記為特承余之心者是可嘉盍有以勸後時著因賀成適至辱使之書辭以耄不獲姑筆其實使來者知尹之用心而

用力又有若而人將有以日葺為事而斯亭為學者助百世一日也具官陳著記

彝訓堂記　依謝志較

彝訓堂奉化縣學講肄之所也初有堂已久逮宋慶元間廢而復且百年至元乙酉秋壓於颶埃瓦礫中惟文元楊公所書扁與進士題名六碑全觀者驚異知斯文有相必有興其仆者時公家方多故未遑皐比無所於寄里士盧漕貢震龍勇捐私蓄鳩工募材植楹為間五

後楹以石代木使風雨不可病塗塈甃甓迄無闕事特
舊址前逼大成殿翼左右屋皆隈陋不稱後六年尹丁
君濟來乃規置堂北地遷之且壇其陽植卉木相照映
以全其成以暢其隘鼓而講音節振越佩而趨意氣舒
遲一轉移間面勢風景殆天設也他日余於尹接謂余
曰子記學矣堂於學為重敢併以請余聞之師天下之
理一常非常而已則非教故箕子表其義曰彝訓古道
邈人心漓過者不及者自棄自暴者而迂而誕而苟且

放肆滔滔非彝曾不知彝之本外鑠我斯固學者之罪亦必有任其責者矣今堂之建之還豈徒曰人事正以為人心地學者於此當何如哉吁世方事于無益之奉殫極而未餍教化所自出之宫雖蕪廢不治過者誰肯顧之此余於斯堂也見其卓卓其見非流俗人之所及其有關於世道甚大不能不重有感焉於是乎記具官陳著記

清隱山房記

林公輔國羆生名家於吾郿為俊拔挾五色筆題萬里橋久間忽邂逅縢冠羽衣口誦老莊語若將忘世者詡而叩其故曰人生及壯歲無所遇則已今余已四十有一姑以七十希有之年自誑已為過半忽忽餘光去崦嵫能幾尚欲與塵鏡爭夢豈不為種瓜菜蕨耕谷口釣烟波諸人地下笑寂寂由是決於東吳先墓廬左右小築山房名以清隱而息焉子以為何如余謂世之患在不知止功名其網羅富貴其機阱得勢不知有九霄失

勢則一落千丈老死而莫悟滔滔皆是夫幾豁然見幾不待歳晚身蜕蟬心過鶴吾山吾水吾風吾月可以舟可以屐可以琴棋詩酒有趣者不得擅而專有力者不得負而去自適其適自全其全為計得之矣若曰捘龍虎山捘凝和號皆寓也非其所欲言亦非余所知然賀知章豈果四明狂客軒轅彌明豈果衡山怪士固自有知者在歳昭陽大荒落孟春丹霞遺耄陳著記

奉化縣洞真觀記

道家者流自老莊氏儒而托以自逸今之世為多里中
盧竹溪其一也竹溪以聲律學薦於漕以簿領職試於
鄉青雲路方拾級時適多故塵埃筆楚中與跡散性不
相宜謝而退余夙有連他日會間自言人生能幾天下
事奚既苟不勇拔尚欲何為俯仰宇宙仍姓名存衣冠
無官府之及有山林之適惟入道其庶乎歲丙戌授處
士號越明年劉差提舉紹興千秋鴻禧觀乃度地虛白
觀之北築屋焚脩像殿中嚴法堂後蔽廊序左右翼以

抱而館其西以休息而門其南以出入四周而寛百需者備己丑秋訖工給觀額曰洞真住持從的泒直下他不與焉入田若干畝為常住公供若干畝為襲傳世業見之榜據甚悉觀於境為勝佳山秀野青溪緑樹挾陰晴寒暑為無窮光景梵鐘寺鼓漁榔牧笛風往來之與吟嘯琴棋聲清交物表亦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歳余因謂由儒入道非俗子比身計外亦有不慊於心否乎厥先所培植所委屬者何一舉而化歸九泉下將有若教

氏之鬼且老莊立言雖於儒有未契而妻若子孫則自如至於棄家絶人倫此彼所謂虛為道家者之流弊也子於此當何如矍然而拱曰吾有子二其携以嗣吾教其留以嗣吾宗事亦既審處正為此懼然豈期至於此哉余聞其所言為之三嘆故為書其入道建觀之始末并及其本意云竹溪名震龍字致遠年七十有一具官陳著記

允齋記

史氏以相業望四明余與其雲來接為多彭卿景耽其一也别且久書來謂近於所廬偏闢地規為小圃中架數椽扁曰允齋敢以記請吁允之為義大矣允信也於己於人於事於物鑿鑿乎慥慥乎無一而不信則得所謂允不然則為佞為妄為詭譎為誕謾其機甚危也古道散人心漓方且駕虚翼偽出入鬼神與流俗世變澎湃掀舞允者安在况乎闤闠連狃於聲利酣於豢養而他不暇問有善於此又率以王謝風流自命求其代有

象賢能幾屈指予乃獨有齋焉揭允之一字而名之將日與目接收其本心瞬有養息有存其諸異於人乎夫以方盛之年前予紛紛可悅若將終身者忽如榮華飄風潦水歸壑一轉移間其於學也孰禦然學而不知允之為要則非所以為學允而不知擇其所入則非所以為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正恐如告子之不動心錮於自信之過予既有見於允而主於其中所性則有四端所證則有六經所師則有聖賢所友則有端人正士外

物可絶也末習可叱也惟佛老之亂真雖賢者有不能免而今之人為甚余聞昔九六子居碧沚不與時諧以道自任所著書曰世學闢異端為第一義熟復其先訓而折衷以周程朱張子而有志非子誰屬而允未易一旦詣也尚俟他日有指其齋曰是能自力而無媿於名者也則九六子之學有傳而余之所以勉子者庶乎亦無媿矣可不敬哉歲昭陽大荒落嵩溪遺耄陳著記

所友則端人正士下啟曰外物將自屛末習將自

遠矣昔在八行先生之誠身忠定越王之得君用此道也子而有志於此舍而奚從其自今熟復其先訓而折衷於周程朱張子以求所為允而未易一旦詣也尚俟他日有指其齋曰是能自力而無愧於名者也則家傳有光余之所以勉子者庶乎亦無愧矣

本堂集卷四十九

本堂集卷五十

宋　陳著　撰

記

王氏捨田入定明寺記

萬竹王立孫徙居斗門遵其祖治命也追惟先世其來也遠子孫昌緐松楸霜露之感族居而派襲時節展省固不乏人而立孫之祖之父兩世丘隴距今所徙六十

里能無隱憂焉月峯定明寺實與墓隣將託以為安而徒言不足盟歲庚寅始獲置田若干畝歸之寺而告之曰其為謹護兩世墓域勿我愧也其為嚴奉一室香火勿我寒也其為於四忌日隨所脩梵事勿我違也主僧其與其徒其其咸曰如約然不可無始末詔永久因以記屬余吁佛者以空為宗身且亡矣於人乎何有顧欲以抔土之遺累其顧念斯未之能信奚書為而請之固曰立孫不孝則有辭矣家之興廢子孫之賢不肖自古

所難必況年來公私交迫以刻為歲雖欲廬墓勢有不可無已則委之寺不猶愈於他委乎今田為墓而捨則墓與寺相為無窮是施報兩得之若曰如流俗之溺於所謂空徼福於茫昧之表非吾事也世變日薄禮義綱維所不及而權之以便利不於其迹不於其心其在子乎余聞其言為之動焉乃書昭陽大荒落嘉平日嵩溪遺耄陳著記

梅逸林隱君祠堂記

墓廬有祠禮乎禮士以上皆有廟下此則鬼考寢薦世降或祠於墓權也然余於所知林隱君之祠則重有感焉隱君諱澤字堅叔世四明仕族癸未四月八日生幼穎悟慱學多聞居公喪致毀瀕死遂絶意進取惟杜門教子猶自力家本僅足口未嘗言利而以周急為樂創惠生道院延良醫受病告者藥隨需不少靳至粥産營畜以給里人賴之乙亥冬時事孔棘人皆勸入深峇獨謂青山去城一舍而近祖父墓在焉必此乎依明年三

月十六日遊騎猝至執脅首剽路罵不屈以死年五十有六須洞中治歛既殯謀葬一夕夢執公輔手曰我之歸當於山之柿木陰翌日得其地穿壙土五色白者乳甘可食衆異其應以是年月襄事畫像在祠青巾野服如夢中見有手抄六帖三十卷瓦釜雷鳴集一十卷和陶詩一卷皆燬無全存雅好梅自號梅逸公輔公弼其子也嗚呼人莫難乎死生取與之際隱君於財無茍得於難無茍免命義所在斷斷無他世方波頽風靡有若

而人卓然自拔是可敬矣塋已十有八年而公輔抱難言之痛一語及則泣繼以血由是委其家公䂊逃而之虗廬墓下奉祠事且以記屬余既為書隱君大節觀公輔用心姑畧其迹殆亦今之所謂孝者夫此余所以重有感也夫昭陽大荒落仲夏朔前進士陳著記

巖棲記

余屏居嵩溪門外事如隔世一日有客巖棲者謁意謂山林之人揖而入氣昂昂語落落與其所以自號不契

訊之則曰吾蜀産也今為鄞人譜端平相家後西遡夔巫數千里桑梓之恭蓼莪之慼無所於寄每誦白巽江山堂詩至燕寢傍巖棲則鄉關恍其在目因取句中字以志其心余聞其所言為之三嘆謝太傅於丹陽築東山周元公於廬阜名濂溪司馬文正居洛而稱涑水君子之不忘舊顭如此吁家山之念天理人倫所在本無間斷彼溺於己私蕩於世變一毫便利路視骨肉如奴役親戚鄉黨滔滔皆是子而以閥閱之貴獨立不隨存

其所自來與岷山之江源流一脉相為無窮駕言巖棲

警發不知本者甚切關係世教甚大他日如司馬長卿

以使節歸蜀乘駟馬車縣令負弩矢前驅未足多羡待

子影纓早退時遊故曲父老歡迎咸曰是孝義兩全巖

棲翁也斯則無餘賛矣巖棲氏鄭雄飛名也歲昭陽大

荒落仲秋奉川陳著記

梅山記

梅山陳蒞楚秀自號也北山之陽有阿焉土容而水疏

築屋三間手植梅數株凡卉木映帶左右而山為梅所擅故曰梅山閒而質之余余謂物之受變足莫如梅老而後狀拔枯而後生意見寒栗洌而後神定而色應如端士烈丈夫面目古雅肝胆明白粉兒乳子所驚走交之者難為人雖浣花叟於此動興猶未竟底蘊孤山處士詩以收名亦不過太平隱趣卓哉玉局翁登大庾嶺寄羅浮村鍊成氷寃雪骨世之人一追想及毛髮森洒吁止矣今乃命以自況其稱乎否因索言以告而為貧

餬口於外風雨霜露玉之久瘦稜稜淡寂寂去桃李已遠盍歸而猿鶴相勞苦藜藿與朝夕堅忍以厲其操靜默以全其真瞬養息存以壽其根本於以共歲寒其殆庶乎夫然則余雖耄尚能自力時至梅下披香蹈影把酒賦詩樂其有梅山矣余族兄本堂老人也歲旃蒙協洽中和節記并書

敏求齋記

賈哲甫養晦來正鄉學與人接虛無厓壁挹其氣聽其

言春日之雨也一見余如平生懽從容及其家面江賑溪萬竹襟帶偏西臨池築讀書齋靜潔自便庶於為學有助扁敏求諸君子而銘而說精意互見今將列而揭之幸為申其說以為記余謂夫子聖也而好古敏求可非聖則不可潛菴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世之人未能知理而有所好吾恐求非所求差毫釐繆千里其機甚危夫然則學將奚入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於此知欲學夫子之敏求當學孟子之所謂求放心始矣養晦拱而曰願學焉養晦婺義烏洋川人余四明陳著也歲乙未夏五月記

交翠窓記

萬物一太極草其一也生生之妙若隱而顯而心會者鮮三代以上未草蓂莢乃聖人精神中物及豐芑菁莪芹藻託之歌詠到今見其天趣流動世降而楚騷雖蘭蓮亦為時人憔悴鬱結然則草亦有遇與否耶卓哉周

元公謂窻前草與我意思同想其有見於形色皆性終始皆誠相契於不言之表融融默默與物為春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如樹交花禽對語一邂逅間自相暢洽皆此意也朱文公贊公遺像曰風月無邊庭草皆翠發越氣象至於交翠愈莫能名矣余西窻朝夕見草輒取二字為扁庶萬一有得焉而或者議其僭然士希賢分内事也如余何歲旃蒙協洽閏月庚午本堂老人記

重脩淨慈寺記

余家西蓮葉峯下有禪刹曰淨慈林麓茂悅風月清美擅里中遊觀勝地比饕餮者狎尸丈室苟旦暮饜率颺去山空屋壓惟殿一閣二鐘樓僅完古佛殘僧幾與狐兎爭席歲辛巳法椿以公選住持周視奮誓迹其舊而經而營量其力而緩而急謂寺初興山君發靈日用飲食實儆福以贍而祠庭老且隘所以尊本妥神依未稱首撤而新之既次第重建祖堂齋堂庫院庫閣皆高亢軒豁衆寮客館浴院西廊皆深而敞回而便庫堂庖若溷

則繕修覆甓必堅必緻四十年來過者誰目規復不十年頽立廢興於前有光寺産素薄非施助奚給自忝竊者居神罔惠顧昔所謂世俗祈求一經淒其掃影況遺逋山積執券索償踵相接如承乏辦事何法椿乃斥巾鉢儲開人信嚮冥冥與知相其來源源孰禦調度土木時節鐘鼓廩更饑饉一如平日胃中無私百需自應神固弗能違也閒且並溪隄田寬為衆計栽松補竹環四山葱翠秀擢精神運量有餘如此古道散夫人隨所入

用心安問殊歸成皆可紀法椿功等開山將紀其蹟不以他屬而屬之余然余所欲言已有宋紹興熙鄉先生端憲沈公記在奚庸贅特為書其志立事成之概云前進士陳著記并書

信州龍虎山象元觀記

凝妙師林元素鄞人也本儒家子少負逸氣為喜方外遊既而出家為道士輩行多所推許嘗提點二道教事未幾謝去主越之龍瑞宮意欲托老子祠為脩然遠引

計裔其徒者吳禹錫為於信之龍虎山西買舊隱者址相與悉心畢力審面勢以崇棟宇開林壑以納光景歲戊子經始乙未訖工曰殿曰方丈曰倉庫若廊廡庖湢皆具取老子所謂象元之義以名其觀將直下甲乙而傳之間因里中舊以狀來請記詒永久余謂道家者流門户一立規揭至嚴雖百世誰何於余文奚賴辭焉而請益固乃為書其概況闡觀左右濟潭水清而激琵琶峯峭而秀風恬雲閒日與娱樂而吾陸先生文安公書

堂實在指真巖下或時信步瞻忽之頃家世初心能無動乎吁使元素不為彼之歸而惟此之傃其所成就必有見於世一覯云乎哉前進士四明陳著記

新創望雲院記

四明望雲院此丘尼淨心所建也其地負城之西左城右隍先是居士吴覺清于闤闠中廬尋丈地施湯茶既而捨與淨心以基創院於是周視諆惟勇為貿易計寛示價償相先樂售深之廣之既乃剪乃滌蒐良材乃鳩

良工歲庚寅經始閱三年而正殿成明年山門成迄壬辰而法堂僧堂若庫院方丈圓通閣下至廊廡庖湢皆成於是因橋名院奉大士以主之初院之建已貲有限費用無涯本道宣慰使左丞公同夫人陳氏懽然施捨賴其助居多於是於閣之上像之為祠以報其德越十有三年間金碧雲連有山林風日梵家百需種種具足穀有田菜有圃樵採有山撞鐘擊鼓巾鉢輳集度其可者為徒甲乙住持以圖永終不廢將志其本末轉以狀

請吁世遠道散浮屠氏之教如淨心者有志操有識畧亦胥而為彼之歸一念真純不餧不跲精神所到功用自見卓卓乎與其徒異使其生於三代之前相從於漢廣汝墳之際安知其不有見於彤管之書而所見止於空門而已邪此余於淨心猶有取焉而重為之感故併書之前進士陳著記

轉以狀請之下改云淨心鄞人父陳氏母葉氏生而凝靜茹不及葷八歲而眚夢白衣大士授之藥

而愈感焉發愿出家投寶葉源禪師祝髮受具嚴持戒律且精神足以發用識畧所成就者固如此故併書之

本堂集卷五十